

孤 島 閒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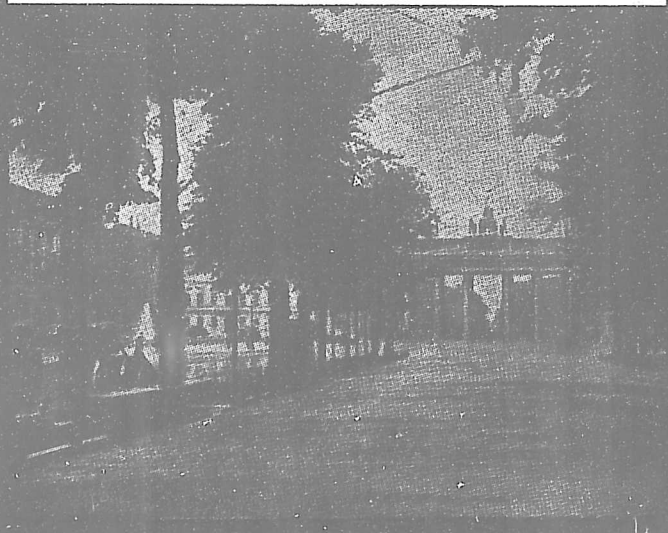
柏 林 一 丐

一 個 說 明 戰 爭 原 因 的 故 事

第 二 回

英 國 Philip Gibbs 原 著

郭 一 定 譯 ★ 新 閒 書 社 版



孤 島 閒 書

第 二 回

柏 林 一 丐

英國 Philip Gibbs 原著
郭 定 一 譯



新 閒 書 社 版

孤島閒書第一輯提要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土耳其糖	柏林一丐	新默示錄	以牙還牙	好差使	眞理窟
歐戰時，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協約國軍隊佔領。先後五年，卒被其復與英雄凱末爾將軍所光復。是篇述土耳其軍西向反攻時，君士坦丁堡一俄國避難女子守身如玉，終與一英國軍官結婚之一段香艷故事。	歐戰中，德國敗後，馬克大跌，經濟崩潰，一金融大王之子忽大覺悟，拋棄一切，投身爲乞丐，到處宣傳貧窮主義，以期挽回世界之大劫。其從前所戀之一舞女受其感化，卒以身殉慈善事業。	法國一客店之女，素有殘廢疾，大戰中日爲大砲所震，忽不醫而自愈。自是常見戰死者之鬼，因向人宣傳戰爭之罪惡。後爲巴黎暴徒所殺。	希土戰爭中，小亞細亞之士麥納成爲兩方爭奪之要地。是篇寫兩軍先後佔領該處時，互相縱火屠殺，異常殘酷。其時有一慈善女子，奔走兩軍之間，爲難民請命，竟以身殉。	法國爲逼使德國賠款，曾將其盧爾區域佔領。是篇寫一美貌連長奉命向該區中一德國女子作間諜職務，與人情之間發生衝突，幾至把持不住。後值該區共產黨與帝制黨發生暴動，乃中流彈而死。	大戰時各國報紙各爲其政府宣傳，以致記載諸多失實，言論自難公允。是篇寫一報館經理之子，憤於此種情形，毅然辭去報館中之職位，自去尋求眞理。情節曲折有趣，且可發人深省。
出 已	出 已	一 月 十五 日出	一 月 廿五 日出	二 月 五 日出	二 月 十五 日出

我說話：

這

一天，我正站在柏林威廉街一家古董舖的門口，賞鑒着這些精美的古雕刻，忽聽得背後不知什麼人，打着一口極純熟的英語跟

「看上帝的份上，先生，您可以給我幾個馬克嗎？」

我別轉了身子，覺得那人的說話很是奇怪，因為他這幾句話雖是向人哀求，却並沒有一點痛哭流涕的聲音，倒是說得興興頭頭，文文雅雅的。

這時候，正是歐洲大戰結束以後的四年上，馬克跌得一塌糊塗，要二十個才換得到一個辨士，因而柏林地方滿街是乞丐。我因為是個英國人，所以在街上跑的時候，常常要被那些面有菜色的可憐虫闖路討乞，可是從來沒有聽見過一個



德國的乞丐用英語跟我說話，或是用這樣的腔調跟我說話。

及把那說話人的相貌一看，我就尤其覺得驚異了。他年紀還很輕，而且相貌非常之姣好，長着個雕像一般的臉盤，一雙水汪汪的碧眼，可是以全部的狀態而論，他在那威廉街上總覺有些特別，因為當這午後的時光，在那條街上熙來攘往的，大都是一班衣冠楚楚的商人型的德國人，要不就是像我一樣的外國旅客，趁馬克跌價來向各店舖兜攬便宜買賣的。獨有這個人，頭是好久不薙了，嘴邊長着柔軟鬆曲的鬍子，頭髮蓬亂得結起餅來，長到碰着了肩膀。身上穿的只是一件棕色的蘇布襯衫，領口開着的，下身一條棉布褲，長不到膝，腳上是一雙繩鞋。他手裏拿着一根長長的棒兒，不知從那裏的柵欄兒上折了來的；又因他的頸梗，臂膀，小腿，都一逕的露着，已被太陽晒成了深銅色，所以看他的樣子，很像一個青年的牧人。我又注意到他有一個錫做的口笛，用一條打滿結子的繩子吊着，套在他的頸

梗上。

當我掏出我的懷中小冊時，他又開口了，話是道地的英語，一點不雜外國的口音。

「請你最多給我五個馬克，不要再多。我一天只要二十個馬克就可以生活，所以人家給我的錢，每次多過五個馬克我就不收的。」

「怎麼，」我說，「二十個馬克你是一定生活不了的罷！」

我說這話時，我是記起了我最近在和丹飯店吃的一頓飯來了。光是那一頓飯，就化了我七百五十個馬克，可是倘若換了英國錢來計算，還是便宜到出奇的。

「這是足夠買一點兒麵包的了，」他答道，「有了麵包也就可以生活。您該知道，這兒柏林地方，有的人因為吃得太多，正在毀壞他們的靈魂，旁的人却餓得要死。一個人是不能同時愛上帝又愛肚子的呀。我總覺得，非要叫肉體吃一齣虧，

靈魂才能有自由。」

我給了他五個馬克——拿英國錢算起來還抵不得一個銅子——他就說：「您給了我這點錢，您的得益是多過了我的，要是您心裏存着慈善心的話。」

我聽了這幾句話，不禁詫異起來，心想這人也許是個瘋子；因為一個人看見別人身上穿得襤褸，却聽他溫文爾雅的講起什麼慈善不慈善，那就不免要把那人當做個瘋子看待。所以我當時的詫異，似乎一面就是我自己那種物質的人生觀的一個招供，一面也就是我們的全部社會法典的一個反映。我看那人當時的心理，分明以爲他收了我的錢，並不是他受人的恩惠，倒是他施恩惠給人呢。我是一個被人情世故教壞了的學生，因而碰到了這個不同常人的德國青年，就深深的受到了感觸，很想跟他多談一會了。

「你是怎麼會做起乞丐來的？」我問他。「可是我看你同時又分明是個上

流人，英語講得跟我一樣好，也許比我還好些。」

他很親善的對我微笑了一笑，我看他態度之間含有一種高尚的真純，又有一種的美，我無以名之，只得名之爲表情的美，因而我就得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講到我的英語，」他說，「那是因爲我的母親是英國人。也是因爲了我的母親，我才得做一個上流人的。我爲了厭惡我父親的生活方式，這才採取了乞丐這一行，以爲做乞丐比做我父親那一行職業還體面些。因爲我父親做的實在是一種商業上的強盜。我呢，我是跟那些貧苦人們在一道，對他們講幾個好聽的老故事，或是吹幾支好聽的曲兒，因而稍稍給他們一點安慰。您看，我會吹這個口笛。」

說着，他解下他那圍在頸梗上的錫口笛，放到嘴邊，吹了一支快樂的小調——快樂得跟古代的民歌一般，於抑揚頓挫之中流露着人生的愛。當時這個奇

怪的青年在那威廉街上，大英公使館的附近，旁若無人的吹着口笛，彷彿只有他和我兩個人在一個德國的樹林裏一般。其時有兩個德國人，像柏林一般商人的模樣，脅下各夾着一隻黑色的扁皮包，從街角轉彎過來，拿侮蔑的眼光對這青年瞪視了一會，便帶着一臉心事似的走過去了。原來這種神情，是當時柏林街上大多數的商人都有，因為他們做的是馬克交易，而其時德國的財政正崩潰得如同山倒，以至於通貨快要等於廢紙，所以人人臉上都現出了心事。

兩個小孩子肩膀上綁着書包，從威廉街上躑躅而來，看見那青年在吹，就站住了聽他，都樂得眉花眼笑起來。他們好像是認識他的，因為他們用德語對他嚷道：「你好啊，孟扎兒漢！」他也用德語回答道：「你們好，小東西！你們要我吹一個最古的德國曲子給你們聽嗎？當初做這曲子的時候，柏林都還沒有造起來，世界上是還有愛的呢！」

「好的，吹吧！」孩子們嚷道。

那德國青年將手裏那條從柵欄上折下來的棒兒對我舉了一舉，像軍人舉刀行禮一般。

「咱們再見吧！」他說。「我想在我們的文明沒有墮入大深淵裏之前，我們總還可以見面的。上帝已經厭惡人們的愚蠢了。再見吧！」

說完，他就打威廉街上走了過去，一路吹着那口笛，一邊一個孩子跟着他。人們和他對面走過的，都要回過頭去看看他，有的帶着微笑，有的帶着侮蔑的眼光，又有一二人則帶着憐憫，以為這麼一個俊秀的青年，可惜竟被貧窮弄到如此的地步。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孟扎兒漢。後來人事匆匆，也就把他淡忘了，或只在我的心室裏，依稀恍惚的留着一個怪人的影子吧了。誰知我沒有離開柏林之前，又會

碰到他一次。

有一天晚上，我獨個人坐在和丹飯店大餐室裏的一張小桌子上吃飯。因為沒有一個伴，我頗感到無聊，只得對我周圍坐着吃飯的各色各樣的人物逐一審視。照我看起來，當時那一班吃客的流品之雜，是全世界找不到例子的，裏面雖也不是沒有上流人，但只佔着極少的少數。照我的看法，這一班人已可代表我們近代文明——尤其是戰後的歐洲文明——最有罪惡的一部分了。

那其中大部分是外國人，到這裏來饕餮來的，原來這個用大理石建築的輝煌大飯店，從前連德國皇帝也會做過股東，如今雖已改做共和國，那德皇的高高的雕像還是放在爐台上。這些外國人便是一羣國際的餓鷹，專在歐洲各國的首都窺伺機會，看那一國經濟上起了潰敗，他們就從中去漁利。他們所做的生意，是德國馬克的投機和德國財富的典當；或是跑到中落人家去用廉價收買藝術品，

古董，傢具，珠寶等等；或是趁馬克慘跌的時候，向各店家去收買存貨，等價錢漲的時候再賣出去；又或是要索德國工業上確實的抵押，向德國人高利放債——總之，當德國那樣民窮財盡的時候，他們可以剝削德國人的方法是層出不窮，無奇不有，叫我一時也難以說盡。

當我住在柏林的一箇月中，因馬克往下狂洩，和丹飯店就會漲過三次價，可是價雖漲了，我們拿少數英國先令換了馬克，還仍舊可以吃得很奢侈。例如照那時候的市價，只消四個辨士，就可買到一瓶最上品的來因酒——就是那種細頸的高瓶子，尋常德國宴會上拿來做最好的裝飾品用的。凡是到這裏來的人，見有這樣便宜的鑿鑿機會，就似乎肉體和精神一齊都沈溺在裏面了。他們一面用貪饞的嘴，一面也用貪饞的眼睛，大吃大喝着。他們當中的女人，肥胖的手指上都戴滿了從廉價飾物舖裏買來的戒指。男人則戴着簇新的手錶，閃耀着鑲嵌鑽石的

香煙盒子。當時在我近旁一幫人，男的女的都有，生得異樣的矮小，又非常之粗，嘴巴却都長得非常闊，說着一口夾雜外國腔調的德國話，正在那裏配着菜，喝着酒，一面對待者們不住地大發雷霆。我想那些侍者見他們這樣無禮，却仍能平心靜氣的服侍他們，真可謂極天下之耐事了。

我正這麼想時，却被一個侍者打斷了我的思緒。他是一個舉動活潑而脾氣和善的小個兒，對於我似乎特別親暱，因為他知道我很熟悉法蘭德斯的危險地點，而他從前是在那地方跟英國軍隊作戰過的。他說他曾在德國軍隊裏當過中尉。我問他爲什麼到這裏和丹飯店裏來做侍者，他的回答是聳了一聳肩，並且說：「一個人總是要吃飯的呀！」他又告訴我，那裏的那些侍者有好幾個也像他一樣，是從好人家出身的。他們拿的薪工很少，一個月不過八百五十個馬克，這一點錢，他說，在柏林是連一只耗子也養不活的，可是他們從英國人和美國人手裏拿

到一點小賬，也就將就過去了。

「至於現在在這裏的這幫人，」他放低了聲音說，「那是應該關到一間房裏去拿毒氣悶死他們的。我在戰後已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了，可是這一幫人總叫我不由得要起殺心。」

「他們原不是好貨，」我表示同意。

「他們是趁德國的毀滅來肥起他們自己的。」

「德國也還沒有到毀滅的地步，」我說。「我看每一個人還有很多的紙幣，可似買得生活的娛樂。我們英國的狀況倒要壞得多，因為她有那麼些失業的人，那麼些負擔不起租稅的人呢。」

他從桌面上擲去一些麵包屑，拿探問的眼光看着我。「您要知道德國的真相嗎？」他問我。

「這正是我到這裏來的目的呢，」我回答他。

他於是把他所見到的德國實況告訴了我，說話之間頗具一種平靜的熱情和一種絕對的懇摯。

「我們的國家是在一個大崩潰的邊沿上了。我們這個德國的文明，本來是這麼富有能力和光輝的」——說着他向周圍那大理石、石膏的牆壁上溜了一眼，彷彿它就是象徵着德國工業和藝術的壯麗似的——「如今是站在一個正在腐爛，崩潰，決裂的基礎上了。」

「難道就到了這個地步了嗎？」我表示不信的說。

「現在是只消法國人或英國人把我們輕輕的一推，或是只消命運再給我們一下的挫折，我們就馬上都要掉進一個深淵裏去，而整個歐洲也要跟我們一齊掉進去了。」

「德國還有不少的財富呢，」我說。

「那是紙呀！」他表示不屑的說。「那是從政府的印刷機上印出來給傻子們玩兒的假鈔票呀！德國的人民都是傻子，他們還當它是真的呢。鈔票剛發出來的時候，他們也還買得到東西，這是因為那些開店的人也都是傻子，一時當是它還值得什麼，可是這種鈔票的真價值，實在是一經拿到手裏就會像雪碰到太陽一般消失了的。因此誰也不敢把它收藏起來了。今天的一千馬克，一到了後天也許就要值不到五百。鈔票好像一逕在飛着，人家要抓住了它，就馬上把它化掉。從前德國人那種節儉的美德，現在是不知到那裏去了。『吃吧，喝吧，行樂吧，明天我們就要死了！』這已成功了一句格言，就是那些善良誠實的中流社會人當中也在流行着，我看這也實在說得十分中肯。現在除非整個世界都忘記了從前的仇恨；大家肯來援救德國，那末德國這個工業國家明天就得死，而德國死了，歐洲也

就死了。」

「那末這是誰的過失呢？」我問。

他用他那敏捷活潑的態度聳了一聳肩。

「協約國逼得我們太緊了，」他說。「當我們已經倒在地上的時候，法國還要來踢我們一脚呢。可是我們最該抱怨的當然還是德國的政府。這我也可以同意。當初我們的將軍們曾經拿我們的國運在戰爭裏孤注一擲，現在我們的官僚們又用這種和平的方法在這裏賭國運了，一面是開工濫製其紙幣，一面則用假工資來霸佔人民的工業。您看吧，我這都是一個軍人對一個軍人說的實話。」

「你想將來要怎麼樣呢？」我說。

「今年冬天柏林和別的許多城市都要有暴動起來。」

「那末這裏的一部分人又不免要受驚了，」我說。

他笑了一會兒，這才又回復了憂鬱的面孔。突然間，有一件事情使他吃了一驚，他走開去了。同時我也吃了一驚。原來那時樂台上正奏完了一節華爾資舞曲，接着是一片沈靜——但也不過是比較的沈靜，因為許多不同語言的談話聲，以及侍者們工作時的盆碟杯蓋聲，還是非常熱鬧的——可是忽然間響起一支錫口笛的小吁聲來了。我是一聽了立刻就認識的。那是那個奇怪的青年乞丐當初在威廉街上對我吹過的口笛聲。

我從一位巨腹賈坐的桌子上看了過去，看見那人已走到大餐廳門口兩根大理石柱子的中間了。他還是穿着那一套怪服裝，一件棕色的藤布襯衫敞着領口，一條白棉布的褲子蓋不了膝頭，底下露出一雙棕色的小腿。他那根從柵欄上拆下的長棒兒，是在臂彎子裏夾着，像是一個牧人的牧杖，却用雙手捧着口笛在吹。看他當時的樣子，頗像是古代希臘的一個牧童，因迷失了路途，誤從希臘的原

野找到這個奢華而庸俗的近代旅館裏來的。他面上帶着一絲兒微笑，一面吹着笛，一面向中心兩排桌子中間慢慢地走來，一直走到了那間寬大餐室的正中。

許多客人都現出驚異的神色對他瞪視着，不過看他的樣子，又不像是亂闖進來，却彷彿他同飯店裏辦過了特別交涉，得到了許可而來的，就如別的一家大飯店，也每天晚上有俄國的流浪人在那裏歌唱似的。可是我再仔細一看，就是那班侍者們也分明都現出了詫異，並且有些吃驚了。一霎時，大家都停止了送菜，也忘記了客人的招呼，只是三五成羣的聚在一起切切私語着，都帶着驚惶的神色睨視着那個怪客。

他吹完了一支曲子，這才倚在他的長棒上，很莊嚴而注意地看着周圍人的面孔。然後，他用德語開始說話了。他的聲音是一種悅耳的音樂之聲，和在威廉街上向我背後說話的聲音還是一樣。我聽他當時的說話裏，似乎是帶着一種哀憐。

「你們在這裏的都是有錢人，」他說，「可是看起來你們的樣子來，却都有大大的罪惡。要是你們能夠看見你們自己，如同上帝對你們那樣的想法，我想你們一見到你們自己的醜惡，一定都要吃驚。你們是同罪惡一樣的醜惡，因為你們就是罪惡。你們都像是在水槽裏打滾的野獸；是穿戴着人類衣冠，裝飾着珍珠寶石，而飽饜了美味膏粱的一種怪獸。我在從前，就是當我未曾在上帝之美的鏡子裏照見我自己的醜惡以前，我也是像你們一樣的。但是正因為我會經像你們一樣，我才了解你們，而且替你們難過。我了解你們所以貪婪、殘忍，所以完全不願你們所幫助造成的那個受苦的世界，是由於你們愚昧之故。我想上帝也不至於責怪你們，因為他是了解你們的。可是除非你們能洗淨你們的罪孽，將你們心裏的殘酷排除去，並且學會了愛、美、吃苦、犧牲的快樂，那你們一定要得到大大的磨難。因為你們所享樂的一切東西，是都定了罪的了。你們由出賣靈魂得來的這種

錢，在你們的金櫃裏將要溶化掉。今天你們吃得過分飽，過了不多時你們就要餓死了。就是現在在你們肥手指上閃爍着的鑽石，將來用它購買你們肉體所必需的物品時，價值也不能超過火石，因為一個人不能從石塊裏去掏出麵包來。你們現在的這個遊戲場，就是我們這個歐洲，是在腐敗和疾病裏死下去了。這裏面一點兒沒有健康，因為像你們這樣的人已經毒壞了它，而你們自己也已受毒了。它已受了憎恨、說謊、和貪婪的毒，它的軀體已在死的過程中，因為它的靈魂是早已死的了。我現在來告訴你們這些事，意思是要盡我的能力來救你們，免得你們吃得太飽了，以致惹起那些飢餓之人的忿怒。現在我再來吹一支小曲兒給你們聽，這是從前世界上還有愛的時候編起來的。」

於是他把他的錫口笛放在唇邊，吹起一支極其特別極其愉快的小曲來，聽它的聲音節奏，就彷彿是荒古童話時代的德國，一個什麼城市裏的跳舞足音的

雜沓，當那時候，我想世界上還未曾有毒氣的發明罷。及等吹完，他就向餐室的大門慢慢走去，從兩根大理石柱中間消失了。

他的這一來，和他所說的這一番話，其對於和丹飯店裏那些吃客們的影響，是我覺得非常有趣的。當時吃客裏面有很多的人，直至聽到末了，都分明是不知所云，只彷彿覺得這是一種新花樣的打趣，給他們在那裏的各種娛樂換換口味的。因而大家面上笑瞇瞇，彼此點點頭，好像很聽得進去似的。但是也有些人是聽呆過去了，大家怔了一會兒，這才面上現出了怒容，彼此交頭接耳起來。我隔壁一座上有個小胖子，聽了之後頓時氣得滿臉都發紫，並且把侍者叫了去，問他看門的警察怎麼不管事，竟讓這種小癩三闖進這麼大飯店裏來侮辱顧客。

我的那個小個兒的侍者，就是那個德國的中尉，把我的咖啡拿了來，面上現着狼狽而又得意的神色，口裏喊出一聲「真特別！」

「這個孟扎兒漢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我問他。
他見我知道那人的名字。很是驚異，我就跟他講明了從前街上碰到他過的事。

「他的父親就是孟扎兒格拉夫——你還記得嗎？——就是那著名的金融大王，因戰事破了產，在德國銀行裏拿手槍自殺的。當時爲了這樁事，曾經鬧得滿城風雨。他是我們德國證券交易所裏的第一等投機家，也是我們德國的第一等大流氓。」

「不過這個青年——他是瘋的嗎？」

「那末基督也是瘋的嗎？」那德國侍者反問我。

他不等我回答這個問題，就把這金融大王的兒子的事對我講了一些。我這才知道他在大戰以前，也是在柏林的放浪生活場中聲名狼藉過的。原來那個青

年生有很大的藝術天才，所結交的人大多數是前進派的青年藝術家，什麼未來派，漩渦派，以及其他一切古里古怪的畫派，——我那侍者形容的非常有趣，——說是顛三倒四，七亂八糟，會把女人的鼻子畫到胳膊子底下，男人的眼睛畫到鬍子底下的。

孟扎兒漢在葛費司屯地方賒了一所房子，也用這些畫派的作風裝得稀奇古怪，無論從什麼地方看去都像一個瘋人院。他就在那裏面酗酒取樂，弄得柏林人個個都唾罵。又因他相貌生得極好，對於女人們的魔力非常之大，特別是跟一個俄國舞女名叫卡可喜加的，曾經發生了糾纏不清的關係，當時是人人傳為話柄的。

後來戰爭起來了，他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他曾一度加入普魯士第二前衛軍裏面，頗著了些英勇的戰績。當鐵十字的勳章還沒有弄到太賤的時候，他也

會拿到過一個。他曾在法蘭德斯受到三次傷，後來又在維丹受到了一次。及到大戰將結束的時候，他又起了一次變化。他忽然在軍隊裏宣傳起和平主義來，因曾一度下過獄。大戰以後，他父親自殺了，他就拋棄了一切，過着一種流浪人和乞丐的生活，就像我碰到他的時候一樣，到處飄流着，吹着他的錫口笛，跟孩子們講講童話，對農民們和在柏林過夜生活的窮人們談談互愛與和平。

「這是一樁足以使人身體震戰的公案呢，」我暗示道。

「還不如說是使人靈魂震戰罷！這樣的事情我原是不大懂的。不過這一位孟扎兒漢也有他的信徒。在勞苦人的幫裏，人家都叫他聖人的。孩子們見他來了，都一夥兒的跟着他跑，而且還不僅是孩子。您有沒有看見過，在柏林城裏和附近的鄉村裏，有一班年輕小伙子，光着頸梗，胳膊，腿子，讓太陽晒焦了皮膚，背上駝着小包袱兒的？」

他這話不錯，我的確是看見過這種人的，當初我覺得奇怪，不曉得他們是怎麼樣的人。我所看見的大都是年紀從十八歲到二十二歲的男女青年。他們在柏林街道上走着，看神氣彷彿是動身去走長路的一般。

「他們就是信仰孟扎兒漢的福音的，」我的侍者說。「這可說是一種新的宗教，它所包含的教義是廢棄文明，是提倡貧窮和自然，和平和美，爲愛上帝而做乞丐，對於大戰以前所有構成德國聲威榮耀的一切都加以否定。他們的目的是要將愛重新裝進世界裏去。不過照我的意見，」——說到這裏，我那小侍者向他周圍他所厭惡憎恨的那些人瞟了一眼——「這世界歷史的這一段期間，這一種事情是辦不到的。」

了。說着，他彷彿覺得他這話裏含有一種戲謔，笑了一聲，就走開去替我開賬去了。

後來也是湊巧——可也不完全是湊巧，——我在柏林又碰到了一些人，對於孟扎兒漢的歷史比和丹飯店裏那個侍者知道的還要詳細，又後來碰到一個機會，我就自己和他認識了。原來就在他到和丹飯店去的第二天晚上，我偶然看見當日的遊藝節目單上，大大印着卡可喜加的名字。我暴一看見這名字的時候，並沒有聯想到那個自願做乞丐的青年身上去；及至好一會兒之後，我才記起來，那個侍者跟我講孟扎兒漢生平的時候，是曾提到過這個名字的。當時我只記起我從紐約搭奧林匹克船來的時候，有一個嬌小玲瓏的女子和我同桌子吃過飯，那就正是她。又記得她上船的時候，會有無數人上船來給她送花球，又有一大隊的攝影人和拍電影的，將她團團圍在上層甲板上，這就可見她在美國曾經大大紅過一陣的。

當初我們在船上同桌吃飯的時候，我會和她有過長時間的談話，談到跳舞

的藝術，談到節奏的美，談到俄國的革命和包爾扎維克主義（那是她覺得痛心疾首的），談到美國人的特性，當然也不免談到當時美國的禁止進口令。我看她當時的情形，雖然紅得很，却似乎還沒有給人捧壞，不過我對於她的私生活和戀愛事件確也一點不曉得，據說她的戀愛事件是花樣多得很的。但是照我看起來，我只覺得她的性情單純而爽直，一點兒沒有改移她那農家女兒的本性（原來她的故鄉是伏爾加河上一個什麼村莊，小的時候，還會替她父親放過羊的），也保留着農家女兒那樣的天真，男人們對她瞟眼睛，表示稱奇或仰慕之意，她是無有不感覺到的。她的體段兒很小，夠不上說美，風致却出奇的好，像是古磁瓶上所畫的小牧女一般，又非常之活潑，像個飄飄逸逸的神仙中人，彷彿對於微風的一拂，陽光的一觸，她都會感覺到，就立刻要逃避似的。

卡可喜加，這名字從那節目單上向我瞪眼睛，一看那天晚上他是在孟尼科

大飯店跳舞。我於是忽發雅興，想去再見她一見，便就近叫了一部出租汽車，立刻向孟尼科開去。及至坐上車，我才記起和丹飯店裏那個侍者說的關於孟扎兒漢的話來：「大家紛紛在傳說，他是和俄國舞女卡可喜加訂過婚的。」是了，倘若我有機會去和她談話，我就可以要她詳細說說這個奇怪青年的事情。

我到孟尼科飯店的時候，已經是十點過幾分，飯店裏早已擁擠不堪了。門口衣帽室的侍者是個眯着一雙狡猾眼睛的大鬍子，相貌怪像火雷，他叫我趕快去找位置，再遲就要沒有空地了。我進去一看，大多數人已經在小桌子上吃完了晚飯，只見杯盤狼藉，烟霧騰騰，肉味和酒香衝鼻，空氣非常之混濁。可是我總覺得這裏的人比和丹飯店裏的那班人不討厭得多，地方也適意得多。

到這裏來的人，大多數是俄國人，只有極少數的德國青年在裏面，看起來都是專家階級和知識階級，藝術家和文人之類。還有兩三幫人，是美國的新聞記者，

我和他們認識的。我就在一小幫美國人當中找定了一個坐位。其中有一個美國青年，名叫開得耳，聽見我說以前不知道柏林有這頭等漂亮的銷金窟，就表示詫異得很。

「你來得剛是時候，」他對我說，「卡可喜加就要出場了。她紅着呢！等這班俄國江湖幫鬧過了場子，她就出來了。」

那時候，正有一個大胖子在那裏領導着一班弦樂隊，他奏的是一把極小的手風琴，在那些檯子當中穿來插去的拉着，奏出了一種異常動人的調子，聽起來好像是禮拜堂裏唱讚美詩的風琴一般。

在那幾分鐘功夫，他彷彿是拿他的手風琴對一個極美貌的青年女子在勾情。那女子和一年老的騎兵坐在一桌上吃飯，等他奏完了，將一隻手擎給他吻了一吻，算是酬勞。

「那個就是普里希甘公主呢，」青年的聞得耳說，他好像是沒有一個人不認識的。「俄國革命的時候，她已經關在牢獄裏的了，可是經不得她有錢，她買通了一個紅軍的兵士，換上了他的軍服逃出來的。那邊牆上掛的就是她的畫像，穿的是俄國古代的服裝。你想這不是一樁奇聞嗎？」

一會兒又道：「江湖歌唱班來了！你聽他們唱的彷彿在燒酒裏洗過澡一般——簡直是一團的火，一團的氣。」

這種江湖歌唱班，我從前在莫斯科也看見過的，那時正是俄國大鬧飢荒的時候，不想如今在這德國大飯店裏，又聽見他們唱了。他們唱的是一種東方的怪曲，用的是一種粗厲的女人聲音，其中雜有激越高亢的調子，使人聽見了要想起古代的東方來；又有一種尖銳急促的節奏，好像俄國廣漠的雪地上，快馬拖着雪車在奔騰一般；其曲詞則一男一女，此唱彼答，頗有東方牧歌的風趣。我當時聽見

了這種聲音，又看見了那些斯拉夫人的臉子，不免想起了當日我在伏爾加河上作那奇異冒險的情景，但這與現在的故事無關，不過說來給卡可喜加做一個引子罷了。

那個江湖歌唱班退下去之後，便見那嬌小玲瓏的卡可喜上場了。她穿的跟那普里希甘公主的畫像一樣，是一種俄國古代的服裝，頭上戴的是一頂鑲嵌寶石的冠冕，出得場來，只聽得滿飯堂的吃客齊聲喝彩，也有用俄語的，也有用德語的。她先不跳舞，只將自己的手吻了吻，向大衆一個圈兒擺過去，算是答謝大家喝彩的意思。我一看那隻手，還是跟我在奧林匹克船上和她同飯時所見的一般風韻；她那小仙子一般的身段，也還是那麼活潑，又漂亮得彷彿從頭到腳都閃爍着星星一般。她跳的是俄國舊式的舞，跳得可謂盡極宛轉嫺熟之能事，可是我還覺得她那一套古裝妨礙着她，使她不能盡情施展她的本領，以為還不如穿着單

純舞裝的好。

及至她已經起舞之後，她方才認出我來。我看見她眼中先流露出一點驚異，然後點了點頭，和我打了個招呼。

「她好像是跟我送秋波呢！」青年的聞得耳滿腔子的得意說。

「不是的，」我就不顧殺他的風景，跟他老實的說了。「這一眼是送給我的。我和她是老朋友呢。」

「那末你真是艷福不淺了！聞得耳面孔紅了紅，這樣替他自己解了嘲。

後來她招呼我到她的桌子上去，——原來她舞完了一節，就到善里希甘公主桌上坐着了，——並且將我介紹給公主。幸而十分鐘之後，公主就跟那老兵士先走了，我這才有機會和她密談，加以那時江湖歌唱班又來奏樂，我們的說話有那樂聲掩護着，可以不防隔座人聽見。

「久違了！」她先開口道。「你從奧林匹克船上登陸之後，一向在那裏？這回是從那裏來？」

「自從我們分手之後，我走過許多地方，也到過你們俄國。」我對她說。她聽了這話，馬上就興奮起來，向我問了許多話——俄國的現狀怎樣囉？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情形怎樣囉？某某人還在不在囉？絮絮叨叨的問個不休。我將我眼見的事情一一對她說了，她聽到有些地方，不覺傷心得眼淚汪汪的。

後來她又問我到柏林來做什麼，我對她說，是來研究戰後德國人的心理，並要解決這種心理中的謎，以卜未來世界的或和或戰。她聽見我的目的是這麼奇怪，不由得撲嗤一聲笑出來。

「那末這個謎兒的線索你已經找到沒有呢？」她微笑着問我說。「你有沒有遇見過未來德國文化的什麼新先知呢？」

「我正在訪尋這樣一個人，」我裝做漫不經意的樣子回答她。「至少，我所說的這個人已經具有一個先知的模樣。他的名字叫做孟扎兒漢。」

她聽見我提起這個名字，立刻現出驚惶狼狽的樣子。她的面色一下子變得非常蒼白，然後又泛上了一陣紅潮。

她默默的坐了一會兒，眼睛釘在我的眼睛裏，可是我想並不看見我，因為她正在溫讀自己生平歷史裏面情潮泛濫的一頁。

「這人我從前也認識的，」過了一會兒她說；「他曾經是我的愛人。大約你在柏林總也聽人說過了罷？」

「也只聽見人說過一次，而且說得模糊影響的，」我回答她說。「現在我對你提起他來，請你不要見怪罷。」

她於是告訴我，說我提到孟扎兒漢，使她覺得很高興。她也聽見人說過他那

古怪的生活，可是自從大戰發生以來，她一向都在美國，所以至今沒有和他見過面。又說他曾經寄過她一個信，使她大大的吃了一驚，也不會寫過回信。又問我不是當他瘋子看待。

「瘋子這東西是難以下定義的，」我說。她聽了頗是首肯。我又對她說，要照現代生活的規律說起來，他似乎是瘋得很的，不過在從前的時候，有許多聖徒們爲了保全自己的靈魂，甘願拋棄安富尊榮，去和貧窮相擁抱，過着那乞丐的生活，也就是像這樣子的。」

「在俄國沒有革命之前，」卡可喜加說，「這樣的事情在一般貴族的青年們當中是成過一時風氣的。他們自己回轉去過着農民的生活，覺得那種貧窮的生活大有樂趣。真是奇怪！我是已經從那種生活裏面逃出來的了，現在回過頭去看看，還覺有些恐怖。你想那些農民們窮得了那麼醜賤，不是可怕嗎？那樣的醜惡

是人所能堪的嗎？現在我所需要的是美，那是非錢不辦的。也許我就爲了這個美，已經喪失掉我的靈魂，付給魔鬼去做代價了。這就是阿漢給我信裏說的話。」

「美也不一定就是邪惡，其中是含有德性的。」我看她仍舊現出狠狠的樣子，因而說了這句稍稍安慰她一下。「就拿你這樣的風韻而論，也就是上天賜與人生的一種恩惠了。」

她對我微微一笑，搖了搖她的頭。

「德性這東西，他和我，是結不成神聖姻緣來的。我只是一個舞女。假如我現在仍在我那伏爾加河上的故鄉，和那些農民們在一起挨餓，也許還不至於如此。」

她說這幾句話時，顯出十分悽愴的樣子，可是她的態度本來是變幻無常，所以過了一秒鐘之後，她就又改了一個樣兒，發了一聲苦笑說：

「我可也並不怎樣不滿意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至於那孟扎兒漢，他是的確瘋的了，瘋到無可救藥的了，可憐的孩子！」

她將一隻手放在我的手上，放低了聲音接着說：

「不過，我還是願意跟他再見一見面。他到底做過我的愛人的，你明白嗎？我是愛他的愛，愛他那青春的美，愛他那種執拗的脾氣。他去從軍的時候，我就把他忘記了，那也得怪我太無情義。可是現在我又要見見他了。你可以替我帶一個信嗎？」

「我是不認識他的，」我說。

「你替我帶一個口信給他，」她聲音之間含着一點命令的神氣。

「什麼口信？」

她想了一會兒才道：「請你對他說：『卡可喜加是在探求永久的愛的意義。

只有你能將這意義教給她。」請你這樣跟他說了，並且把他帶到萬棲湖上我的花園裏來見我。你可以應允嗎？」

「我要是見着他的面，一定把你的口信帶給他。」

她於是將那萬棲湖上花園的地址詳詳細細告訴了我，而我們的談話就止於此了。

因為當這時候，有一個高個兒的德國人，頭上薙得光光的，跑過來親她的手，以致我們的談話不得不中斷。（據聞得耳後來告訴我，這人是個戰爭時代的投機家，身邊很賒幾文錢的。）同時還有旁的許多人，見我將卡可喜加獨霸在那裏，也都露出大不耐煩的樣子，我就只得識相兒的將我們的談話作了一個結束。當卡可喜加又站起來跳了一節舞，這才向我擺了一擺手，跟着一幫俄國人和那個高個兒的德國人一同出去了。

我曾經告訴過卡可喜，說我到柏林來的目的是要研究戰後德國人的心理，並要解決這種心理中的謎。我這說的是實話，而在此後的一兩個禮拜以內，我的研究工作正做得十分熱心，以致把那俄國舞女和她的愛人又都幾乎淡忘了。

當那時候，柏林和整個德國都在一種極大的恐慌之中，一面是眼巴巴的望着賠款委員會解決對協約國延期付款的問題，一面又提心吊胆的憂慮着法國要採用辣手，將礦山森林管領了去，以逼付賠款。一般人的信念，都以為這樣的手段果真實施起來，德國就非到完全崩潰的地步不可。於是起了一種普遍的恐怖，大家發狂也似的，在紐約，在倫敦，以及全世界所有的交易所裏，將馬克拚命賣出，以致價格落到一英鎊可以買到一萬一。但是事實上，這種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却還是和丹飯店裏的那個侍者說得對，就是由於政府的印刷機上不住的濫印假紙幣之故。

紙幣既然狂跌，工資就不得不增高，然而工資的增高却又無論如何趕不上物價的飛漲。如此，當時的政府正是面對着一種極其可怕的危機，怕再不能拿那空頭紙幣去向外國買到一顆麥，一塊煤，或是一絲羊毛了。

柏林四郊比較貧苦的區域，已經發生過幾次暴動。人們爲了牛油和奶酪的價格漲得不成樣子，曾經搗毀過幾處市場。我又聽見了許多預言，從種種不同的階級發出來的，說是除非德國政府能夠立刻借到一筆外債來救急，恐怕一到了冬天，這樣的事情就隨處都要發生。

以上所述，原是一些極其乾燥無味的材料。我把這種材料裝進我這故事裏面去，讀者也許要嫌它太不相稱。可是讀者若要明白那個孟扎兒漢爲什麼會有那樣特別的性情，以及他爲什麼會像個先知一般到處宣傳他這新宗教，就不得不先知道當時柏林的一般狀況，因爲這個怪青年所以會變成這麼瘋瘋癲癲，就

無非是當時柏林一般狀況的一個反映罷了。原來德國的聲威和能力，已經給那民族靈魂中的邪惡腐敗的勢力剝蝕殆盡，而其實是整個歐洲也都受着由同一原因出發的這種毀壞勢力的威脅了。這一個青年無論在官感上，在靈魂裏，都已認明了現在這種戰爭乃是仇恨所造成，他這才情願犧牲了自己，到處去宣傳人類的愛。他又因他父親的一生一死，看穿了德國文明所基的經濟制度，實在包含着失敗和欺誑，而這樣的病症又不但未因戰爭而滅除，反而在大戰以後蔓延得更加厲害，這才會成爲一個貧窮的說教家，並且在飢餓、裸體、和求乞裏面發見了一種奇異的甜蜜和純潔。對於一切的反動勢力和黷武主義——如當時一班退職軍官的祕密組織，以及準備第二次對法作戰的宣傳等等——他都竭力在排斥，而依我的分析，這種種勢力在當時德國某一些階級的心理裏面，確乎仍舊是很強烈的。

這一段說明，就是我用以解釋那個孟扎兒漢之謎的，而我之得到了這個解釋，則在我第二次碰到他的時候。

我第二次碰到他的地方，是在柏林郊外的孔雀島上。這孔雀島就在萬棲湖裏，是柏林人士常去避暑的所在。其地離開柏林鬧市雖然不到一小時的路程，却是異常的荒涼幽靜。因為那一帶地方有一串的小湖，由波士壇接連迤邐而來，周圍都有密茂的樹林圍繞着，其中最近市的一個，就是著名的古林灣，裏面古木參天，風景獨絕。

那一天是星期六，我吃了中飯就從波士壇車站坐火車到萬棲湖，然後搭小汽船到孔雀島。

當時那白色的小汽船上，是擠滿了男女的孩童，全是德國人，大約是什麼小學校裏的學生，身上都穿得很壞，可又都潔淨到沒有一星兒斑點。我的眼睛是向

來沒有給戰爭的熱情迷矇了的，因為我一逕都在最最前線跑，什麼事情都看得非常透澈，所以自信當時對於那些孩童也比較看得清楚，覺得他們並不像是一班未來戰爭的英雄，也不像是特地生下來給將軍們唱凱旋歌的，却像是格林童話裏的那種人物，我的兒時夢中的那種王子和公主一般。

他們一個個都是胖胖兒的，長着碧藍的眼睛，麥稈色的頭髮，以及一種天真的美。船靠了埠頭，一看那孔雀島上已經有一羣羣的孩童先在那裏，他們就跳上了岸，一面從他們各人的背囊裏掏出小片的麵包，和玫瑰頰的蘋果，往嘴裏亂塞，一面跳着唱着的散開去了。有的是鑽進了樹林裏，有的是到那著名的孔雀園中，看孔雀獻那光彩的尾巴。然後，由他們的母親們和教師們在旁看着，他們手連手的做起一種唱歌的遊戲來。那一種景象，令人宛如置身在世外桃源，樂園天國，頓忘了戰後柏林的淒慘和混濁。我不由得站在那裏看了許久，直至站得雙腿有些

兒發淩，方才離開了他們，到樹林裏一個農家去喝茶去。

喝完了茶，草地上的樹影已經拖得很長了，我忽聽得那已聽熟的錫口笛聲音，從樹林底下一個什麼地方傳過來。

我立刻尋聲而去，走不了多遠，就發見了那古怪的音樂家，孟扎兒漢，坐在一棵橡樹底下，對四周圍一個圓圈的孩子們吹着口笛。

吹完了一曲，他向孩子們索討報酬，要的是麵包一片。於是只見二十多隻小手兒，急忙向各人的背囊裏去掏，掏出了一些麵包片兒，搶着尖聲喊道「拿我的！」

他挑定了最小的一個孩子，從他手裏接了麵包去，這才一面嚼着，一面跟他講了一個古舊的童話，使得大家都聽出了神。我可只聽見他的最後幾句話。

「那末你們看，」他說，「神仙看見那種會得爭吵的男人和女人，是不喜歡

的。他們把好東西留起來，單送給那種愛隣舍家的人。神仙告訴我，這樁事情是世界上到處地方都一樣的。現在我們德國是差不多毀的了，就因為我們恨我們的隣舍家，我們的隣舍家也恨我們。除非我們滅掉我們心裏的仇恨，如同那個殺龍的孩子一般，我們就要跟我剛才講的這個故事裏的可憐人一樣，必定要遭到瘟疫。」

「我可是一輩子要恨法國人的，」一個小小的孩子說。

「我一輩子要恨英國人，」另一個說。

「我將來長大起來，我要做一個兵士，跟我的爸爸一樣，對我們的仇敵報仇，」第三個孩子說。

那時孟扎兒漢坐的地方，雖然有從樹葉裏透過的陽光照着，可是他聽見了這些孩子的話，彷彿有一個陰影通過了他的面孔。

「要照你們這麼講起來，那末我們德國的好神仙都要死掉了，離開我們這個可怕的世界走了。」他說。

「再給我們吹一個！」孩子們嚷着，可是他很悲慘地搖搖頭，說：「你們已經使我忘記了我今天最好的曲子了。可是我謝謝你們的那一片麵包，小東西。明天，等我的曲子回來的時候，我再給你們吹罷。」

「可是明天咱們不到這兒來了呀！」一個小女孩子說。

「哦，那是真的。」他說。「明天咱們都不到這兒來了。這是多麼傷心的事兒！那末，我得現在就吹給你們聽了。我要吹一支小曲兒，要是你們靜靜的聽着，它會得把愛放進你們心裏去。」

說着，他就拿他的口笛吹起一支非常甜蜜而又傷心的曲子來，那調子越吹越快，吹笛人踩着雙腳，忽然變成了一個跳舞。於是，那些小孩子也一虎的跳了起

來，大家牽着手兒，在他的周圍打過漩。跳舞完了，那青年將自己的手吻了吻，飛送給了孩子們，就獨自向樹林裏去了。我在他後面跟着，見他走到一片草地上，站住了，將身子倚着他那根棒兒，對淺草裏一簇白色的小花凝視着。我就迎面的向他走去。

「你好呀，」我說。他聽見聲音才抬起頭來，很親善的對我微微一笑。

「你好，兄弟。我想我們在那大都市裏見過一面罷？這個幽靜的樹林好得多。你可以坐下來談談嗎？」

說着，他先在土隄上坐了下來，將那長棒兒夾在雙膝裏，這才很客氣的招了招手，叫我在他旁邊坐下。他雖則身上像個乞丐一般，却是非常之有禮貌的。

於是他開口談起來了，說的話決不像是個瘋子。他先跟我談到英國，那是他的母親的國度，他在大戰以前是很熟悉的。他說他愛那些禮拜堂所在的古城，特

別是坎德柏里和約克，又說地球上最好的地方莫過於英國的花園。然後談到了戰爭，他說德國人和英國人是無論如何不應該開戰的。他以為這是歷史上最大的罪惡。

「這不是我們的罪惡，」我說，「我們是不要戰爭的。」

「的確！」他說。「你們的人民是無罪的。可是你們的政客和那些支配你們的外交政策及你們的世界市場的人們，却不能說是無罪。我們的軍人階級——我也曾有一時加入過的——當然是戰爭的直接主動者，那些可憐的瘋人！可是整個歐洲便是一個武裝的營幕，只為要保障各人的財富，而分成了幾個互相敵視的集團，彷彿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的。英國也不能像她自己所想的那麼完全無罪。她的政治家也是維持這種制度的，而且明知這種制度對於他們的民衆有莫大的危險，却不肯告訴他們……可是現在我們在這樹林裏，有更好的事情可

以談，我們不談這個罷。你聞聞那些松針的香味，是多麼的愉快啊！
隨後，他又談到了書，特別是莎士比亞的書，我想莎氏的作品是他背也背得出來的。

「我知道自己像是莎士比亞戲裏那個憂鬱氣分的余貴滋。」*他說，「要在冬青樹林底下造成一種人生的道德。或者又像他在樹林裏發見的那個所謂默默深思的大傻子，因為像那傻子說的：

「我必須要有自由，

又必須有風，那麼大的特權在手，

愛吹誰，就吹誰，誰也不敢跟我鬧盤扭；

*余貴滋 (Agnes) 莎士比亞劇本如願 (As You Like It) 中的人物。他是一個跟隨公爵出亡的上卿，主張嘲世派哲學的。

爲的這特權，是凡大傻子人人皆有；

誰最惱怒我愚癡，

誰就最先開笑口——」

我問他：「你爲什麼要過這種生活呢？你能做的工作很多，爲什麼定要做乞丐呢！」

他呵呵大笑了一陣，然後現出沉思的樣子，將他的棒兒插進泥土中，對它默然視着。

「你也像大多數人一樣，」他說，「當我是瘋狂的罷。可是我這瘋狂裏面是有一個方法的。我要救人，也要先救我自己。而唯一的方法還是那老方法，就是一種對於上帝的單純信仰，以及對這大地上他的作品的、美的單純信仰。此外是沒有方法可以得救的。得救的方法決不能從財富裏去尋，或工業能力裏去尋，却要

從貧窮和謙遜裏去尋。如今的德國人是要窮下去了。我想所有歐洲人都要窮下去了，因為工業時代的死刑已經宣布了，都市就要死去了——那也是它分所應得的。我要教我們的人，教他們怎樣勇敢地去窮，教他們怎樣在已被毀了之後去恢復精神的財富，教他們怎樣在一無所有的時候去主有一切。這是一種陳舊的信條，並不是我所創造的。我就是爲了這，方才做起乞丐來，夜間在樹林裏睡覺，或是在柏林街上流浪着，專靠人家偶然的賙濟養活自己。可是我決不爲貪懶才如此！我所到的地方，隨處都和人講古老的故事，吹古老的曲兒，將這意思傳播給了人，使人都懂得了愛，都有孩子一般的信仰。我用着這個方法，在街上或在林中，偶爾碰到一些純潔的青年，心地尙可以培植，也許就能播下一粒種子，使它在那裏慢慢發育起一種精神的力量來，那末我雖死之後，也算還留一些影響在人間。這就是我的瘋狂，也就是在我心裏的一個火燄。」

「從前的聖徒們原也有像這樣子瘋狂的，」我說。他聽了這話立刻漲紅了臉，說他並不是聖徒，却是因在人世間造下的罪孽而腐爛的了。

此後我們都默然無言，過了這一會兒我才開口說：「我有一個口信帶給你——是你從前的一個朋友叫我帶來的。」

「我從前的朋友還有人想得起我們的交情來嗎？」他問道。「是誰？」

「卡可喜加，」我對他說。

他聽見了這個名字，猛的吃了一驚，頓時面色變得異常蒼白，正同卡可喜加聽見我提到他的名字的時候一樣。

「我已經忘記了這個名字了，」他粗暴地說。「這個名字已經從我的思想和感情裏全然消失了，真是上帝的恩德！」

「我應允過她把她的口信帶給你的，」我堅持着說。

「我可不要聽，」他固執地說。

我不管他聽不聽，便將卡可喜加的那幾句話對他一字不改的念了出來：

「卡可喜加是在探求永久的愛的意義。只有你能將這意義教給她。」
他聽見這幾句話，覺得狼狽不堪，儘管將那根棒兒往鬆土裏亂插，同時臉上現出一種又惱怒又痛心的神色。

「這是一套把戲罷了，」過一會兒他低聲的說。「她要在我腳下來放陷阱了。她不過是要誘惑我去過我那種老生活呢。我知道這個女人是會叫人上當的；連她的靈魂裏都藏着欺誑。」

「這倒我也說不定，」我對他說。「她只說你們當日的愛是她生平的一大快樂。」

「我們的愛？」他說。「啊，上帝！」

他帶着一種粗暴的諷諷呵呵大笑起來。

「她也並不是完全沒有誠意的，」我抗議道；「我看她雖然過着那樣奢侈的生活，却還未失一個農家女兒的純樸。」

「那是她裝腔的呀，」他殘酷地說。「她拿她那雙孩子氣的眼睛，連一個聖徒也要給她誘到地獄裏去呢。」

「不過，無論如何，她現在並不覺得快樂是實的，」我告訴他，隨即將她對我說過的一句話述給他聽：「假如我現在仍在我那伏爾加河上的故鄉，和那些農民們在一起挨餓，也許還不至於如此。」

不料這一句話竟使他大吃一驚。

「她說過這話嗎？」他問道。「如果真是說過的話，那倒也是實在的。那時她確乎要比現在好到一千倍。你確實聽見這是她說的話嗎？」

「這是我一字兒不改述給你聽的。」

「倘如我能幫她忙的話——」他說了半句就中斷了，隨即大聲嚷道：「不！我決不敢讓她來跟我說話！她是連靈魂裏都是謊的！」

「我認識她的程度不如你深，」我說，「可是我對她的觀感却比你的好。」

我直到現在，自己都還莫名其妙，不知我當時爲什麼要替卡可喜跟他這麼斤斤的爭辯。卡可喜對於我，是絲毫沒有關係的；我不過和她在大西洋上同過一次船，領略過她一回舞姿的風韻，至今回想起來尙覺有些餘味而已。但是不知由於怎麼一種心理，我竟對孟扎兒漢替她做起辯護人來了。或者由於我既然來研究人類的性情，所以要借此探試探試他的意志的力量，測驗測驗他的脆弱程度，因爲我對於這樣的問題，原是覺得興味無窮的。又或者有一種下意識的動機，連我自己也不知所以然的，驅迫着我去替他二人撮合，要他們再見一回面。

「她有一個花園就在這裏湖堤上，」我說。「我叫一隻船來送你去，只要二十分鐘就可以到的。也許你肯給她說一句話，對於她便是一種光明。那末這一句話你也值得一說了。」

「不，」他說；「不，我已跟她一刀兩斷的了。」

說着，他也不告別一聲，就向樹林裏走去了，我就只得回到埠頭上，等候下一班汽船渡湖歸去。當時我心裏想，這二人重圓的一幕，大約我總看不見了，可是我已經傳到了口信，也可算沒有爽約。

誰知十分鐘之後，那怪青年又站到我身邊來了。

「你帶我到她園子裏去罷，」他說。「我想這也該是天數罷。」

那花園的地址，卡可喜是跟我講過的。從萬樓湖的埠頭看過去，可以看見一個遊船俱樂部，那園子就在俱樂部的東邊，從她的住宅斜迤而下的。我當即僱

了一隻划船，自己搖着，叫孟扎兒漢在後邊把舵。一路之上，我只和他說過一次話。

「講到歸根，」我說，「這到底不關我什麼事的。我不過是個傳信人罷了。」

「Bestimmt」他說。我和他談了這半天話，他就只用過這一個德國字，意思是說他對我的話表示同意。

到了湖邊，我在一個私家的埠頭上將船靠了岸。一看那裏先停着一條汽船，船上印着盧比莫夫加的名字，我就知道這地方一定不錯了，因為盧比莫夫加就是卡可喜加遠在那伏爾加河上的故鄉，分明這條汽船是她自備的了。

那時已是下午三四點鐘時分，太陽光金色煜煜，照着那湖邊的園子，以及周圍的地方。緊靠着湖濱是一列楊柳，楊柳裏面便是一片鋪草的斜坡，平滑得像天鵝絨一般，四周圍都讓着花牀，顏色異常濃艷。離湖岸不遠，有一座白石所造的消夏小別墅，附近有兩棵銀樅，樹間低低垂着一張吊床，在那裏慢慢的擺盪。一聽見

我的槳子潑水的聲音，以及船舷擦過蘆葦的聲音，那吊床突然往下一側，跳下一個小小的人來，穿着一件白色鬆衫子，站在兩樹間望着我們。及至我們將船靠定了，那人就打草坡上慢慢走過水邊來，喊出了一聲「阿漢！」

孟扎兒漢跨上岸，在那草坡邊上和她面對面的站着，可是眼睛並不看着她，只是低着頭，斜倚在那根長棒兒上，用德語對她說道：

「你送了個口信給我，我是並不自願的來了。你有什麼要對我說的？」

她道：「我和你有萬語千言要說。」

「可是不說說過去的事情，」他對她說。「那在我心裏是已死的了。我已不是從前的我了，已經是換了一個人了。你看見我這套衣服嗎？這是叫化子的衣服。我現在已是一個流浪人。你還有什麼要求於我的？」

「我要你跟我講講真理，」她說；「關於現在的生和將來的死的真理。」

他默然了許久，但在這當兒，他的眼睛看着她了。我想這是他到這裏來以後的第一次對她正視。

「我要是講起真理來，」他慢吞吞的說道，「那恐怕要使你難受，彷彿我從你腔子裏挖出你的心，從你骨骼裏掘去你的美一般。你有這勇氣聽我講這種真理嗎？」

「我正是要求這種真理，」卡可喜加說，「而且我是有勇氣聽的，你總該知道。」

她口裏雖說有勇氣，面上却是連嘴唇都發白了。我猜她對於她這從前的愛人，一定是有些兒害怕。

隨即她對他做了個手勢，叫他跟她到那小別墅裏去，於是他二人一前一後，相將進屋子去了。

約莫過了一小時之後，方才看見孟扎兒漢獨個人出來。當這一小時之中，我只聽見屋子裏面的喁喁語聲，可是一個字也聽不出。有一會兒，我彷彿聽見有一個人哭了，却不是女的聲音，那末倒是那男的說到痛極傷心之處罷。又有好幾回，聽見那女的聲音提得很高很尖，彷彿講得非常激烈的樣子。

還有一些時候，屋子裏寂然無聲。然後只聽得那女的一陣呵呵大笑。那種笑聲聽起來並不有趣，裏面彷彿含有殘酷和嘲諷。至於是她嘲諷她呢，或是嘲諷她自己，我可不知道，也將永遠不會知道。

當時，他獨個人從那小別墅裏出來了，我一看他的面孔，彷彿一個人剛從酷刑室裏逃出來一般。他急忙忙的大步走過了草坡，穿過了柳樹，跳上了小船，回過頭來向我叫道，「送我回去，」彷彿我是他的僱傭人一般。

船傍孔雀島，他一跳跳上了岸，回過頭來對着我，現出一副非常悲慘的面容。

「我捏碎了一隻蝴蝶兒了，」他說。「這是一樁殘忍的事情，就是上帝也難容許的！」

說完，他向我擺了一擺手，獨自往深林裏去了。

這是我最後看見「柏林一丐」（這是我給起的名字）的一次。後來我因有要事，急急離開德國回去了。及至幾個禮拜以前，我在倫敦一家菜館裏偶然碰到那個美國新聞記者聞得耳，方才聽到了他的最近消息。

當時我問他說：「德國現在怎樣了？」他告訴我，糧食的暴動已經成了一種流行病，有幾次竟至釀成流血。

「政府的印刷機已使得馬克落的如同秋葉了，」他說。「這是一種致命的政策，連傻子也見得到的。」

後來不知怎麼一來，他忽然提起了孟扎兒漢的名字。

「我想你在柏林的時候沒有聽見過這個人罷。在我看來，他完全是個瘋子。身上穿得像個乞丐，過的生活也像個乞丐，可是說也奇怪，他對於人的魔力却非常之大。大家都在說，德國就只有他一個人，能夠使得民衆不至於暴動，能夠免得紅旗不至插起來。他如今正在宣傳一種新式的友愛，或者也不過是一種老生常談罷。至於政府方面，則一面是害怕他，一面又要利用他。總而言之，也是這種混亂時代應運而生的一種怪物罷了。不過他的成績還算是不錯的。」

「那個小個兒的舞女現在怎麼樣了？」我問他。「你還記得嗎？——那個卡可喜加——那天晚上我們在孟尼科見過的。」

「哦，那又說來話長了。」他說。「她本來是紅極一時，可以把整個世界都踩在脚下的。那一班德國的投機家們，竟會排起隊來去親她的手。她本來可以愛看中誰就有誰。可是，嘿，你猜她後來怎麼樣了？」

「這叫我怎麼猜得着？」我說。

「是啊，原是不容易猜的。我來告訴你罷。後來她回到俄國去了，去給伏爾加河上那些害傷寒病的嬰孩當看護去了。結果呢，不用說得，她自己也染上了傷寒病，不久就一命嗚呼了。唉，真是可惜！我是生平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積伶積俐的舞女，簡直是陽光裏的一隻蝴蝶兒。」

奇怪得很，他也剛剛會得用起這個譬喻來。於是我又想起了孟扎兒漢最後對我說的幾句話：「我捏碎了一隻蝴蝶兒了。這是一樁殘忍的事情，就是上帝也難容許的！」

但或許，卡可喜加自己一向都知道，她的命運是要跟盧比莫夫加的農民們死在一起的罷？

附

錄

孤島閒談之一

天下的事情都經不得一想，因為你要肯去想，什麼東西都會改變了原樣，什麼東西都會使你覺得新鮮起來，覺得奇怪起來。譬如笑和哭這兩樁事，是人人從出世以來直到臨死的一分鐘都免不了的。但是你也曾把這兩樁事情仔細想過一下沒有？為什麼你心裏快活的時候，就會眯起了眼睛，咧開嘴來放出嘻嘻嘻嘻或是哈哈的聲音來呢？又為什麼你心裏難過的時候，就會眼睛裏淌水呢？難道你的心像一個電燈的開關，有一條線通到你的嘴巴和眼睛，等你那快活或是難過的感情將它一揷，就會使那邊發生變化嗎？像是這樣的問題，要是你在牀上睡不着覺的時候，或是青天白日裏坐着無事可做的時候，把它拿來一層一層想進去，那我可以包你一輩子也想不完的。

你也許要說：「我要是一天到晚都像這麼的想法，豈不也要想成『柏林一丐』那樣一個瘋子嗎？可是從前確是有人拿這種問題來想過半生世的，要不然的話，像笑之研究，或哭之研究，這一類書，是從那裏來的呢？」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怎麼叫做「難矣哉？」就是說這人有些對他沒有辦法了。因為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就奇怪在沒有一個人願意閒着。動物也有不願閒着的小貓兒吃飽了，要找點東西來玩兒；黃鶯兒自願白唱着兒給人聽；就連知了那麼光有一個空壳子，也不甘願默默無聲的在樹葉子裏打磕鉢。可是像豬獯那麼吃飽了連叟也懶得多叟幾聲，那是我們人辦不到的；像蛇那麼一伏就是幾個月，當然更加辦不到。我們人做孩子的時候，靠父母養活我們，不愁衣食，力氣往那裏用呢？只有用它來玩耍。等到要我們自己養活自己的時候，有的是整天整夜的工作，再沒有餘力可用，自然要沒餘閒去「用心」；但有的享

着現成財產，有別人代他們工作，自己可以一逕的閒着；又有的雖要工作，却無須把精力全部放進去，因而也還可「忙裏偷閒。」而無論是整日的閒，是偷來的閒，按人類的天性說起來，總都要設法去消了它的。於是在這方法上面，就大大的有個分等了，但是粗粗的分起來，也不過是兩等：就是物的和心的，或是肉體的和精神的。心的或精神的消閒法所以比物的或精神的優勝，在於一者不需消耗，一者必需消耗，因而一者無限度，一者有限度。既有限度，既需消耗，便不得不繼續要求增益；要求增益，便生慾望；生慾望，便不得不與人爭。那末就說世界上一切殘酷的戰爭都是由這一類消閒人惹出來的，也不能算是過甚。可見孔子說「無所用心」的人「難矣哉」真是一句至理名言了。

精神的消閒方法，其一就是談。但是談也有種種不同。新聞記者滿頭是汗的趕到火車站，船埠頭，或是飛機場，去找要人們談話，要人們早已打好了腹稿，然而

仍舊將你當做個間諜一般，掩掩飾飾，吞吞吐吐的給你幾句不痛不癢的官話，你拿到報館裏去，原也可以換到幾個錢，可是那一套八股式的酸腔兒，從你耳朵裏灌了進去，也就儘夠你作三日惡！

其次是所謂外交辭令。像那樣的字斟句酌，鬥角鉤心，只要是心眼兒稍直的人，准是誰也耐煩不了的。

又其次是講茶檯上的談話。那種做慣魯仲連的人，只求息事甯人，不管是非曲直，講的話是一句句兩可磨稜，因而到結局，還是個不得要領。這可也並不限於茶樓上，即如今國際間的和平會議之類，也都流於講茶式的了。

只有碰到了三數極熟人，聚在一起瞎聊天，大家都絲毫不用心機，也沒有一點目的，可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大家搶着說，這才可以算是真正消閒的談話——真正的閒談。

這一種閒談有一個特色，就在於沒有「倫次」。譬如三個人在一起談了一整夜的天，到明天早上再去回想一下，你還記得着你們一共談過幾個題目嗎？記得着那一個題目是誰最先提出來的嗎？記得着從一個題目移到另一題目去的順序嗎？當然都不能的。倘如有一個人站在你們旁邊，暗中替你們做速記，那所記下來的東西一定會雜亂無章到出奇。但是正唯這樣的雜亂無章，才是這種閒談的好處。

這種閒談還有個好處，就是能夠有機會促起你的思想來。因為你獨個人坐着的時候，常要抓不到題目來想，若有三數人聚在一起談，那就不管是彼此互相出題目，你的腦子就一逕不會停滯了。

拿這種閒談來消閒，固然一點不需要物質的耗費，但是也有個缺點，就是你必須要找到談話的對手。常言說，「話不投機半句多」，可見這種閒談的對手是

比打馬將的「三缺一」還要難找的。

你如果找不到一個投機的朋友做你閒談的對手，那末你住在這座「孤島」上，就無異於住在魯濱孫漂流到過的那塊「荒島」上了。在這樣的情境中，你的唯一的高尚消閒方法就只有讀書——那是說，如果你是能讀書的話。

但是書也有幾等幾樣的讀法。一般人所以喜歡讀「閒書」，無非是要陪着書裏人笑，陪着書裏人哭，或是白給書裏人乾着急一陣。這就叫「替古人耽愛」，也叫做「無事討煩惱」。我們人類爲什麼會具有這種嗜好，我可也說不明白。不過我以為讀閒書要只是這麼讀法，那也仍舊要說是「無所用心」。而且這種「無所用心」的讀法，是很容易有流弊的。最顯明的流弊就是要使你變成書獃子。有些孩子讀了江湖奇俠傳，竟會逃出了家庭，跑到五台山上去拜師父，就由於做書人既「無所用心」，讀書人也「無所用心」之故。

記得英國有個批評家說過：「書是一種叫你思想的機器。」這就是說，你讀書的目的，是要從書裏去找題目來思想。

書要經過思想方才讀得出興趣，猶如橄欖要經過含吮方才覺得到滋味一般。我們這一套閒書每回都有個「附錄」，這是我們的創格，目的就是要在這「附錄」裏安着一把鑰匙，使讀者可以拿去把自己思想的門開出。就如讀完了現在這回書，你便有許多問題可以提出來想一想。例如，人類之有戰爭，是應該不應該的呢？戰爭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照這回書的說明，你想是對不對的呢？像這一類的問題，只要你肯去思想，是可以層出不窮的。而且你越想得多，越能看明這個故事的意義，越會覺得這個故事和你自己的問題切近起來。

我們先來談歷史。現在這一回書，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德國，離開現在快要二十年，世界的情形已經大變，也該算是一篇歷史小說了。人們總以為

歷史是真的，小說是假的，這話却也不盡然。我在開頭的時候便已說過，天下的事情都經不得一想，想穿了都要覺得奇怪起來。譬如說罷，一個月以前，戰爭就發生在我們這「孤島」的周圍，我們親耳聽得見砲聲，親眼看得見煙火，可是比較詳細的消息，還得靠報紙供給給我們。這些報紙，當然就是將來歷史的最好資料。假如一千年後有個歷史家，要編一部一九三七年的上海戰爭史，竟被他搜羅到那一期間上海全部的報紙，那他豈不要覺得如獲至寶嗎？他如果知道一點歷史學，當然要拿這些報紙上的資料來做一番比較考證的功夫，但他發見了大部分的事件，各報的記載完全一樣，於是他就信之不疑，以爲他那部上海戰爭史一定是信史了。但是你若投胎到一千年後去讀他那部歷史，而還記得現在的事情，那你能相信它是一部信史嗎？我們對於耳可聞目可見的事情，尙且不能知其詳，試問歷史這東西又怎麼可以相信？

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還不過是二十年前的事，但是做這歷史的人不限於一國，而參加戰爭的諸國，則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看法，因而各人所做的歷史總都不免要染上一點宣傳的色彩，其中除了一部分大家完全一致的統計數字之外，也就已不能全信。現在這一回書，當然不能當做歷史看的，但是其中描寫戰後德國經濟崩潰的狀況，作者似乎並無其他的用意，所以也許比歷史還要真實。

照歷史上怎麼說呢？當時德國戰敗之後，協約國方面向她要求的賠款，是240,000,000,000金馬克。又說，德國在歐戰中耗費的軍費，是平均每人要負擔292.6金元。我們看到了這些數目字，確也想像不出當時德國的人民要苦痛到怎樣的程度。但是倘如沒有讀過這篇小說，我們就決然意想不到，當時的柏林竟還有那麼些衣冠齊整的紳士，在那裏大做其投機事業；也決然意想不到，當時柏

林竟還有那麼樣的大飯店，竟還有那麼許多人在那裏醉舞酣歌，竟還有那麼闊綽的舞女，可以住得起那麼闊綽的別墅。

而其實呢，這也是不足為怪的。就拿我們眼前這「孤島」上的情形來比擬罷。就在我們這套閒書第一回出版的前一夜——就是一九三七年耶穌聖誕的前夕——我們這裏豈不也「城開不禁」，各大跳舞場裏都有「人滿之患」嗎？這種情形，莫說是我們華北，南京，以及其他戰區裏那些塗炭的生靈所萬萬意想不到的，就是近在我們南頭的難民區裏，只和我們隔着一重鐵柵的那些苦難同胞，倘從鐵柵縫裏來窺探我們時，又豈能窺得見我們這樣的昇平氣象！

近在眼前的事情尙且不得而知，傳到百千年後的歷史又豈能完全置信？其不能全信，所以我們讀歷史的時候就不得不特別慎重。

按理說，歷史是人類生活經驗的記錄，它的用處就是供我們做一種借鏡，藉

以解決現在的問題，或是預測將來的趨勢的，但是一來，因為歷史決不會重覆，二來，因為歷史本身就已靠不住，所以將往事來比擬現今，就常常要弄出錯誤來。

所謂歷史決不會重覆，是說歷史上的幾件事情儘可以非常相似，却決不會完全相同。有人曾經拿打馬將來譬喻歷史的演進，比譬得非常有趣。譬如你坐下去打了四圈，如果沒有人連莊，那一共是十六牌。有的人記性極好，對於有幾付得意的牌，和人談起牌經的時候，是背得出他和出的過程來的。一豎起來是怎樣十三張牌，後來打出什麼，撈進什麼，怎樣出聽，誰家放銃，和出來是多少和，他都記得清清楚楚。但是無論你的記性怎樣好，你打完了十六牌，能夠把每一牌和出或和不出的過程都記得清嗎？有人忽發好奇心，他去約了三個人來打牌，另叫四個人坐在旁邊替各人做記錄，將每一副牌撈進打出的經過都一一的記下來。結果，四圈牌打完之後，竟沒有兩副牌的過程是完全相同的。於是這人恍然大悟，悟到了

人類歷史的演進也是如此。

而其實，人類歷史的不會重覆，比馬將牌的不會重覆更要加甚。因為打牌還不過是一百三十六張裏面的變化（每張牌都有四張，其實只是三十四張不同的牌的變化），至於人類歷史的事件，無論怎樣的單純，因果之間所要牽涉到的方面，又豈止一百三十六個？這裏面只要有一個方面不同，所得的結果就不會完全一樣。拿我們自己歷史上幾個極重大的事件來做例罷。我們中華民族從前曾經有兩次被異族人整個統治了去；一次是宋朝亡給了蒙古人，一次是明朝亡給了滿洲人。當這兩次亡國的時候，都有不少的烈士忠臣，為國殉難，却也都有不少的漢奸國賊，為虎作倀。講到亡國的主要原因，也同樣在於自己國內的爭權奪利，文恬武嬉。從這些方面看起來，竟可說是歷史是會重演了。然而我們亡給了元朝，前後不過九十年，便光復了，亡給了清朝，却有二百六十年之久。那末假如第三次

再亡了國，又怎見得不一輩子不得翻身呢？

又有人說，我們從歷史上看，我們的文化是可以同化別人的，元之與清，便是先例，所以國雖亡得了，文化却始終亡不了。這話也不大可靠。因為從前的事是落後的文化併吞高級的文化，而今而後的世界，却不會再有這樣的事了。

若拿二十年前的歐戰來比擬現在的東方戰爭，或比擬未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自然其中的因數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結局也決不會完全一樣。一來，現在的世界已跟二十年前的世界大不相同了。在二十年前，世界的陣營比較複雜。當時參加戰爭的國家雖也分成了兩個大集團——一面是以英法俄三國為中心的協約國（The Allies），一面是以德國及奧匈為中心而加入了布加利亞及土耳其的中央國（Central Powers）——可是兩方面都不是為着什麼主義而戰爭，因而也都不會舉起怎樣鮮明的旗幟。現在，則劃然分成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

義兩個陣營，彼此之間，只消拿一種主義的名字加給對方，就可以構成對方的罪狀，儘管事實上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樣，各國之間乃至於各人之間，只要有了這一點嫌隙，或是有了什麼野心，就可拿一頂帽子給對方戴上，而戰爭的藉口就隨時都可以有了。有了這樣形勢上的變遷，所以要根據二十年前的往事來預測將來的趨勢，那就包你要鑄成重大的錯誤。就如日本，歐戰時代是在協約國方面的，那時它和德國是敵國，現在呢，她們已成了反共同盟的與國了。那末二十年前的歷史到底對我們還有什麼用處？

也曾有人拿歐戰時的德國來比擬現在的日本，以為殷鑒不遠，就在二十年前，前者的覆轍後者一定也要蹈進去。這是可能的，却也要看世界大勢怎樣遷移而定。至少就目前而論，這樣的比擬總還有些見不倫。反之，戰後德國人民的苦痛——就像這回書裏所描寫的——我們現在却已活生生的親嘗着了。且莫說那

些戰區裏的居民，顛沛流離，死屍山積，業已呈現了我們中華民族四千年來空前的慘狀，就在這叨庇外人的「孤島」之上，你要肯一勞玉趾，跑到那些米店面前去參觀一下平民魚貫糴米的情形，不也要聯想到俄國革命前夜的莫斯科嗎？

是呀，戰爭畢竟是罪惡，無論你所藉口的是如何振振有詞，而今冤有頭，債有主，在我們這些身受其痛的人們，原是早已認清了罪魁禍首的了。但是戰爭的真正原因一天不查明，戰爭就一天不能消弭。若照現在這回書裏的解釋，那就我們人人都該有自省一下的必要。我們是否是吃得太飽，以致別人因不得吃飽而起不平呢？我們是否像那「柏林一丐」所說的，能有勇氣去「窮」呢？其實，事到如今，也已不由得我們不及早準備去過窮日子的了。

的確，窮本不是怎麼大的難事，難只難在沒有這勇氣。人要平心想一想，要得吃飽肚皮，蓋暖身子，所需本來也不多。只因一個人的習慣難移，你過慣了飽暖輕

肥的生活，一旦被強迫着要改變方式，便不免怨天尤人起來，或甚至甘願出賣靈魂，挺而走險。其實你要自願去窮，準備去窮，那窮也就不至於像你所想像的那麼可怕。

好了，我這番閒話竟變成了酸溜溜的勸世文了！我仔細一想，也自覺是浪費筆墨。你看這回書裏的孟扎兒漢，他本爲着勸世才去做乞丐。他所取的代價不過是五個馬克，或是一片麵包，然而圍繞着聽他的也只會有一些天真未鑿的兒童。至於大飯店裏那些紳士們，則不過當他好玩，或竟對他憤怒。所以他那一番苦口婆心的成績，也只不過「捏碎一只蝴蝶兒。」講到這回書的原著者吉布斯先生，他的目的也無非在勸世，然而對於德國人分明並沒有發生絲毫的影響，因爲他們現在又正在整軍經武，準備再來一次世界大戰了。至於在下，現在特地把這一回書譯了出來，一面是要供我「孤島」居民解悶消閒，一面也希望給他們一些安

慰，却不曉得究竟有多少人肯垂清聽，聽了之後又不知要發生如何的觀感。但只要能拿這譯本去換到幾個馬克，或是幾片麵包，使我能夠繼續活下去，再譯出第三回來獻給讀者，我也就可心滿意足了。

再見！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五月初版

孤島閒書 柏林一丐一冊
第二回

零售每冊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預定兩個月一輯六回大洋一元
半年三輯十八回大洋二元七角

原著者 英國 Philip Gibbs

翻譯者 郭 定 一

發行者 新 閒 書 社

上海環龍路三四二弄六號
電話七四八九一

本埠電話定書及零購專差遞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87
0747-31
37

10031
2)



\$0.25